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張氏集註卷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七十九 經部

春秋卷九

宋 張洽 撰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子野有命立昭公故叔孫豹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弱作酌齊惡作石惡

罕虎作軒虎後及罕達同虢公羊作漷穀梁作郭○傳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

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為不得以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謹案會號尋宋之盟而春秋不書者當是時公子圍恐晉之狎主盟約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歃春秋正夷夏之分以宋之盟楚欲爭先而晉不與較令號之役又以請讀書加牲上則是以夷狄而爭勝也夷夏之分不可亂也故二役皆先趙武焉

三月取鄆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辠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辠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

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辟其辭○胡氏曰不曰伐莒取鄆為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辠秦伯也○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傳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辠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終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凡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公羊穀梁作大原杜氏註大鹵大原晉陽縣公羊疏云案

古文及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為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為大鹵亦西方也○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胡氏傳詩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詐變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書敗狄識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公羊穀梁無輿字陸德明註左傳云一本無輿字○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公子鉏

納去疾展輿奔吳○程氏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辠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輿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辠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因莒亂也杜氏註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趙氏曰凡疆田而書帥師皆有難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為利也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胡氏傳公子圍弑郟敖而以疾赴諸侯曷為因而不革乎曰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

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産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華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将恐天下後世以弑君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至此閔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欲之横流而莫遏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不正其簒弑之辠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謹案隱公弑而書薨為魯諱也楚麇弑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弑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公子圍弑楚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宫廄尹子晳出奔鄭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晳怒旣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辠辠在楚也乃執子南放之於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辠一也昆弟爭室而辠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辠三也有死辠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

辭曰死在朝夕毋助天為虐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辠累上也黑有辠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辠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産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

季孫宿如晉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泰山孫氏

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作泉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叔弓如滕葬成公○襄陵許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報成公之會襄葬也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褒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秋小邾子來朝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八月大雩傳早也冬大雨雹張氏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北燕伯款出奔齊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

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胡氏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匠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雹作雪范氏註云或作雹○胡氏傳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毁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

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氷之失夫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爾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氷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胡杜氏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安國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傳正月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安用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程氏傳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强為霸者之事○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强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

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于申亥氏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衞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隣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隣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愚謹案春秋不書楚子虔之弒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弒之法而楚子麇書卒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胥變於夷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

楚人執徐子

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

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執齊慶封殺之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辠辠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愚案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辠而當誅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辠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

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辠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 賴公羊穀梁作厲○賴國今蔡州褒信縣有賴亭○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名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

九月取鄫 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孫氏曰案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以為附庸今魯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馬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名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

子長矣能奉雍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叔孫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正義

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内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税入公子弟之税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税而各貢於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毁其乗足成三軍今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辠○愚謂季孫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

改而以盟詛要之令叔孫豹死繞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賂公之猶有童心而叔孫旣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辠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辠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防茲杜氏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臯重故不得不錄其人○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滛人為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楚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

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蚡泉杜氏曰魯地地譜魯東境之地○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愚案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年夷敗莒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秦伯卒傳秦后子復君辱比書而𦤎大夫之專可見矣歸于秦景公卒故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也

越始見經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其先也杜氏註越國會稽山陰縣○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彊待命于雩婁○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辠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辭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代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辭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杜氏註魯怨杞因晉取其田不廢喪紀故禮之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 傳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

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胡氏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吴

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吴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吴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吴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吴乃移兵鋒有

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冬叔弓如楚

傳叔弓如楚聘且弔

敗也○愚案楚與吳仇敵之國而貽公素婚吳而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而其惡益遠貽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遠啓疆之名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齊侯伐北燕

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謟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辠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辠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曁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曁猶曁曁也曁者不得已也案禮記曰戎容曁曁註云果毅貌詳此即知魯與齊平書曁之意猶曁曁者若魯以果毅之氣迫而得其平也○襄陵許氏曰

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劉氏意林曰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然而能暨齊以平者介於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失之機也祟夷狄侮中國昭公之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三月公

如楚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後同涖公羊穀梁作莅○穀梁傳莅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

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癈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泰山孫氏曰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辠矣

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暱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弓如晉

傳晉侯築虒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內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為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卑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傳干徵師赴于楚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臯不在行人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臯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蘓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為君也

秋蒐于紅 紅杜氏註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又意林曰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矣悖人倫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陳公子招歸臯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傳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

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穀梁傳惡楚子也○杜氏註招復稱公子兄已卒○泰山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辜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今案杜氏註云奐招之黨他無所見蓋杜氏意料之辭爾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為有無者也雖有辜必不加於招矣録楚之放招而殺奐以見楚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其辜之輕重穀梁子所謂惡楚者得其旨矣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饜會楚子于陳○襄陵許氏

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名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

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註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

災公羊穀梁並作火○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滅人之國執人之辠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陳悕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如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亂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候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杜氏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傳築郎囿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蒐田築囿知公之志曰以荒也○愚案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齊公羊作晉非也○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

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黒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如公羊作隱如後同○傳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註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自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

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杜氏註無冬闕文○成公羊作戍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羊作正月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皐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

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陸淳曰蔡侯之辠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胡氏傳般弑君父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綱紀陵遲而莫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奉辭討辠殘身瀦宮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不越是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執殺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弃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譎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

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杜氏註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蒲地譜云是魯南鄙之地○劉氏傳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胡氏傳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公羊作侵羊○傳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子盟于祲祥脩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羊作屈銀○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

行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辠也○胡氏傳文十五年盟扈之役八國諸侯略而不序譏伐齊受賂而不克也襄三十年澶淵之會十二國大夫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貶蔡亂不能討而謀宋財也略諸侯所以責其亡義利之分貶大夫所以辠其失輕重之别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輕重之别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其無能可知而其情則無惡也故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此足以見聖人待人明義利審輕重之權衡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傳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

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畢乎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梁作友○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劉氏傳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蓋

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氏註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縣○愚案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辠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傳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憖公羊作整字之誤也○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晉伐鮮虞杜氏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案地譜中山在戰國為中山國新樂縣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子姓○傳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藴氏曰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皐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皐也能伐

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常山劉氏曰夫悖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悖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曰晉伐鮮虞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何哉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尤謹嚴於此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註○杜氏註南蒯以費叛故○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皐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

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傳費内邑也命上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内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没之也○愚案圍棘之與圍費皆為國内之人叛而以兵將制服之也汶陽之不服南蒯叔仲小之為亂其要不過曰正其本而已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治人不治反其智天下之理未有先於此者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制人之道豈有二理哉○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

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得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僭絶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梁作溪乾谿杜氏註在譙國城父縣東竟○傳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宫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或謂公子比聞楚虔之弒君即自楚奔晉以至今年因國人之叛而自立未嘗在臣位也經以弒其君書何哉愚謂比之出奔懼辠而亡也楚靈君

其國十有三年比也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晉人以羈定其位以國厎其祿而比之歸亦惟觀從之命是聽下令國中使之先歸復所後者有刑遂立乎其位則弒君之辠觀從為從而比實為首非比尸之而誰哉春秋以比首弒明於君臣之義所以定名實也故公羊子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殺公羊作弒○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胡氏傳弃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殺之則宜書曰弃疾弒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弃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

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禄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久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弃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黒肱弟也弃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辠弃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夫公子比已為王弃疾為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弃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弃疾諸殺之固不得以弑書也春秋定辠毫釐必察比不能效死不立而貪為君之利不得不服首惡之辠若夫分未正而以諸殺之於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謂之弑君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今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

為平丘縣○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

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愚案當時晉平主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夸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墮霸業也○胡氏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乃敵國外患當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未暇也今乃安於不競無自強之志欲示威徼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

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辠閒其二憂何求而不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程氏傳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辠公使不與盟雖欲辱公然不得與同盟之辠實為幸也○胡氏傳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閒必有美惡焉再書平丘惡之也○杜氏註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辠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不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弃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辠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

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皐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泰山孫氏曰楚靈暴滅二國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靈滅之楚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胡氏曰

弃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事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氏纂例曰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辠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辠死命可也若曰無辠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泰山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胡氏傳其始執之為乏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貶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識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如此春秋

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

莒子去疾卒 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高郵孫氏曰公穀之說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凡此類皆所以表

見王道若鐸

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胡氏傳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案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衛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閔樂不樂

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茍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高郵孫氏曰武宮煬廟也成六年立之事所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羊作昭無出字○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傳楚子弃疾以朝吳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然費無極害其寵使之出奔而楚子不能察遂致無極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去朝吳出蔡侯朱殺連尹奢喪太子建卒使吳師入郢辱及

宗廟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居舊國處危疑之地不能以忠信自任杜讒慝之謀而聽無極之計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覺不知甚矣特書其出奔亦辠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鳶鞮歸○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書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惻隱之心則稱人見利忘義以欺詐之道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稱名氏者非褒之也纔免貶耳於此可見春秋用兵禦狄之略矣

冬公

如晉傳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愚案景公立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賊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收權修德明政刑以強其國故於晉將衰而般樂嗜利及晉既亂而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霸宜其遂不振而國為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而於此已無術以格其心所謂以其君顯者亦末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羊作曼○杜氏註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即新城也○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蕪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名而書地以夷狄

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狄相殘略之也戎蠻不名告略也夏公至自晉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胡氏傳案傳言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厲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貶之深也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旱也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傳小邾穆公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傳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婼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杜氏曰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之字公穀並無○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胡氏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别内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

冬有星

孛于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鄭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歴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於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地譜曰水

戰也○傳吳伐楚令尹陽匄司馬子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辠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動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箕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

鄭災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鄅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傳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

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胡氏傳此所謂聲皐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辠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穀梁傳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愚案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蝦而餌之多愈然蝦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弒書之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

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已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曷為不成乎弑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書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辠詞也○穀梁傳何以書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辠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辠也就師問學無方心志不通身之辠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辠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辠也有司舉之王者不

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甯註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曰累及之也○胡氏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辠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梁作夢今與仁府乘氏縣有大饗城古老云古鄸城也○劉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大夫有辠待放于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蔑乘髦馬不蚤翦不祭食不說人以無辠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胡氏傳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羊穀梁並作輒○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

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任公輔曰齊豹非卿故曰盜春秋非卿者皆謂之盜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愚謂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忠於兄弟也靈公受其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

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正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倫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辠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羊作寗後皆同○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泰山孫氏曰三卿並出危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

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傳晉士鞅來聘昭子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羊作畔○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五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

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越帥師逆華氏○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胡氏傳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出入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辠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

月乙亥叔輒卒輒公羊作痤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公如晉至河乃復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傳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

出奔楚　傳楚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胡氏傳華向請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與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辠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辠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識宋之縱釋有辠不能致討曰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間公羊作姦○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間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襄

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盛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慆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

亂

杜氏註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速亂故○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劉氏傳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胡氏傳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識國本之不正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杜氏註河南鞏縣有黄亭東漢志鞏有黄亭西北有湟水○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宫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也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攝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

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皐亦著矣○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書志事春秋書法也愚謂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其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王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杜氏註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愚案河南縣乃周書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為定鼎之地平王東遷即都於此而春秋所謂京師皆指此也○傳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胡氏傳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

臣名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葢挾天子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悖逆為後世戒○愚案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輔後主則必不如是書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杜氏註未即位不稱王雖未立周人謚曰悼王○傳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泰山孫氏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别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劉氏傳其謂之卒何未踰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之崩則不可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傳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乃弗與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乃館諸箕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蘊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辠也

晉人圍郊 傳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王使告間庚戌二師還○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於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

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胡氏傳晉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皐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胡氏傳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與不仁而已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吴敗頓胡

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杜氏註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屬壽州○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皐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皐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公羊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

獲○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其言胡子髠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胡氏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髠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

氏立王子朝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杜氏註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時在城外○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愚案踰年而稱天王所居明天下之大君也書尹氏立朝則其簒明矣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有疾上再有公字羨文也○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胡氏傳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今此言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可恥之大者也以為恥然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

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咸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婼至自晉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傳旱也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羊作鬱冬吳滅巢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

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穀作倪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黃父即黑壤晉地○傳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胡氏傳以王猛兄弟之無寵劉單之屢敗子朝之衆尹召南宮甘氏之黨疑多助之

在朝也然黃父之會十國無異議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然無羨辭何也王室不竫諸侯之責何羨之有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

有鸜鵒來巢

鸜公羊作鸛○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愚聞之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歛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傳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梁作乙亥陽公羊作楊○傳初季公若怨平子郈昭伯亦怨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我家

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胡氏傳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遂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杜氏曰陽州魯境上不得入齊待命于境上也

齊侯唁公于

野井

野井齊地杜氏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辠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欲伐季氏告子家駒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伐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

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鞌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石氏曰觀公羊齊侯致餕饔之禮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為禮不誠其為辭不哀可見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傳昭子自

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對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杜氏註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據地譜外黃城在開封雍丘縣○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已亥卒于曲棘○胡氏傳宋元意如之外舅也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卒其封內而特書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胡氏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

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未絶於魯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其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道季氏為亂君臣各渝其職而不守其為後世戒深矣○吕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杜氏註三月而葬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傳言魯地也○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傳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

得專也

夏公圍成

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辠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胡氏傳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

故圍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辠咸具矣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傳謀納公也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也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單子如晉告急七月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東萊呂氏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

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今案左傳則冬十月入成周而十二月入王城矣然至三十二年書城成周杜氏於是年請城成周註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則敬王定遷乃在三十二年巳城之後也如高郵孫氏及胡氏皆以成周即京師蓋未考王城成周實不同所而誤以為一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疏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為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

之盛申生已死而卓子奚齊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何休註公羊傳云立子朝獨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尹氏為首惡當先誅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劉氏傳親弒僚者闔閭也其稱國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也闔閭弒僚則曷為以衆弒君

之辭言之謁也餘祭也夷眛也不與子國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廢讓而毀義以成篡也國人莫説故謂之衆弒其君也○胡氏傳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僚惡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辠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辠大臣稱國弒君之意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穀梁作郄○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説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盡滅郤氏之族黨○劉氏意林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臯也○愚謂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春秋書郤宛以為比之匪人無道不隱者之戒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氏曰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

獨范鞅主之爾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戍周故也霸國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之所以扶微救亂也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境內邑杜氏註在魏郡斥丘縣地譜今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泰山孫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

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若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東狄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註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胡氏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皐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杜氏註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

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胡氏傳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于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與然則去宗廟社稷而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為後世之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氏註中國猶國中也○劉氏傳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常山劉氏曰書公在乾侯存公也君失其居在於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臯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胡氏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

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武氏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辠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安得廢之而絶先君之世復縶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羊作禹○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

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

豈可遽絶之哉惟徐子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絶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羊穀梁作櫟下同○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陸氏微旨曰季氏逐君之臣也晉不皐之而反與之為會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

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皐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呂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補音云古弓肱同音○濫杜氏註東海昌慮縣○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襄陵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杜氏註闞魯邑今案昭公

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鄆取闞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

夏吳伐越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冬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莒人下公羊穀梁有邾人○傳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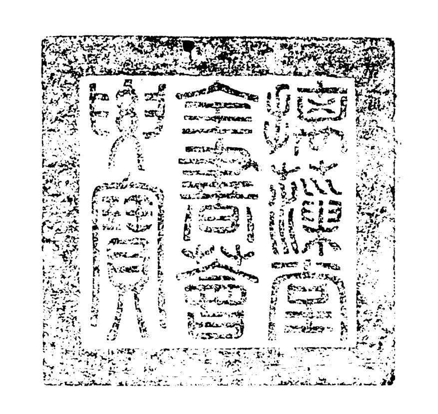
之此變之正也○愚案杜氏註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故請城之此乃自王城而遷都之時故因諸大夫之城而以成周書以紀實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公薨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辠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胡氏傳諸侯失國出

奔者多矣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爭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illegible]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卷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程　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張氏集註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卷十

宋　張洽　撰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辠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劉氏傳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于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

也○今案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春秋不書正月所以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屬役于韓簡子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穀梁傳此大夫其

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胡氏曰周官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于司冦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辠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冦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

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穀梁傳殯而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胡氏傳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惟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大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

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祧先定則變故不生葢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于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愚案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適而立不正至于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魯之君子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禮之足言哉此所謂為永鑒者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

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馬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于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于其臣下者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杜氏註煬公伯禽子也○傳昭公出故季

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愚案季氏未嘗知鬼神之理妄禱而僭立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杜氏註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蘇氏曰僖三十三年書隕霜不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杜氏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

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

秋楚人伐吳

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録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于禍敗失國也杜氏註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

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冬十月

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言新有故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劉氏意林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

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命于天子下不告于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榖並作三月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作枝拔地闕○傳盟于郯脩邾好也杜氏註郯即拔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召陵見僖四年

○傳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

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杜氏註入楚境故書侵○程子傳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辠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辠之○劉氏意林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乗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所以眷眷于辠鼬之盟者也○襄陵許氏曰辠鼬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于佩裘使蔡侯自絶晉士鞅以賂罷盾之盟荀寅求貨弗得沮召陵之謀故正勝于明時而賄流于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之所以橫政于上國也○今案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辠其志卑而義不勝以侵楚深以辠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傳沈人不會于召陵

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侯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辠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陸氏微旨曰書滅辠蔡也書以歸辠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臯鼬公羊作浩油杜氏註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傳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乃長衛侯於盟○陸氏纂例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程氏傳公以不獲見於晉故乃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羊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　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至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　劉卷卒　○杜氏註即劉蚠也陸氏纂例畿內

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葬杞悼公○楚人圍蔡傳楚為沈故圍蔡○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滋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于寡弱也○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辠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葬劉文公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作伯舉○傳伍員

焉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臯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

師亂吴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公羊傳吴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数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吴伍子胥復曰蔡非有辠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吴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吴信中國而攘夷狄吴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傳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吴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有請于吴如此其易故召陵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吴師特書曰以者深辠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誅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

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於其戰也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郢公羊穀梁並作楚○傳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奔鄖鄖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

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焚之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胡氏傳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于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于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

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襃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而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夏歸粟于蔡

傳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鮮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傳吳在楚也○劉氏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

怒謂陽虎于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劉氏傳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絕而辠惡見者貶絕以見辠惡也有不待貶絕而辠惡見者不貶絕以見辠惡也○意林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于翬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翬遂之弒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辠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辠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于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

禍而忘其讐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襄陵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横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羊作遫後同。傳鄭滅許因楚敗也。今案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至今年大抵困于與鄭為鄰至成十五年遷葉之後又畏鄭而還也定四年方自析還容城以依楚不數年楚困于吳鄭遂滅之然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于鄭其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也　二月

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天王處于姑蕕避亂也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辠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愚謂奉晉命以討鄭之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强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意林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

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于霸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謹案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所以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

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于列卿私意威柄不復在其君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氏註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襄陵許氏曰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杜氏註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案元城今屬大名府○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襄陵許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

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劉氏意林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内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辠人也不亦信乎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

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謹案魯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公至自侵齊軍政不立公之親行致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傳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襄陵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以後九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葢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瓦衛地杜氏註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

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乎始尚羔。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于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士公羊作趙遂侵衛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

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傳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杜氏註叛晉也

從祀先公 杜氏註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

故通言先公○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雖通其義君子不與也

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註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

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内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説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于公宫以行

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所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于地也分器重于地者賤貨而貴命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于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羊作囆○得寶玉大弓

傳陽虎歸寶玉大弓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将許之鮑文子諫曰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虎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

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寳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註五氏晉地○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媢杏于衛○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

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于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于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氏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吕氏曰及齊平我志也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公羊穀梁作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懐仁縣○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反

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其致何也危之也其危之奈何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傳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

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服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穀梁田上有之字○杜氏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輔曰桓三年讙杜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却萊人誅倡優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辠于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程氏傳齊服義而

來歸之故書來歸○胡氏傳齊桓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任公輔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無鹽在今鄆州須城縣東○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使其圉人殺之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羊作費誤也○傳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胡氏傳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

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于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羊作池○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羊作篳○安甫齊地案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叔孫州仇如齊傳武叔聘于齊○杜氏註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公羊穀梁暨下有宋字劉氏傳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蓋強脅之也○胡氏傳其弟云者辠宋公以辟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辠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劉氏意林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况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辠一施之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胡氏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辠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傳及鄭平始叛晉也○杜氏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賂謟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

墮郈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謹案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葢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强臣不敢恃强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爲季氏叔氏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聖人雖用于魯而季氏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于僞不知之説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不果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傳衛公孟彄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遂墮費○公羊傳曰為帥師墮郈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常山劉氏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至屢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強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于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胡氏曰三都之墮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之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于上者使下亦不以所惡于下者事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齊公羊作

晉誤也○黄齊地○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

杜氏註盟結叛晉

至自黄○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蘇氏曰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為魯而墮三都亦幾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之得民久矣故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為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魯猶可治也孔子為魯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之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胡氏傳按是年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于途及齊人餽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

能專得魯國之政也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字○杜氏註垂葭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有郥亭今屬濟州○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兹曰可銳師伐河内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杜氏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夏築蛇淵囿襄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囿成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唐曰太原府本朝并州○傳趙

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微旨趙氏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公羊傳寅下有及字○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傳范皐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

欲以為御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内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盟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黄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内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于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貶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内

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滅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茍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辠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薛弑其君比

胡氏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辠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公羊穀梁作晉○

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辠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辠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胡氏傳衛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戍又以富見惡于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貧人之所怨于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公羊作公子牂作牄○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辠重于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傳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羊作醉檇李吳地

杜氏註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為秀州治所○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馬不動使皐人三行屬劍于頸遂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胡氏傳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歳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讐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作堅○杜氏註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愚謂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見僖八年○傳范氏故也○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奬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天王

使石尚來歸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劉氏傳膰脤以親兄弟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懟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于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戍趙陽

彼不恥名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辠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晋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辠乎哀二年晋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愚案劉氏之説發明蒯聵之不敢弒其母當合劉質夫觧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故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彄出奔鄭

傳衛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蒐而邾子來會

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于三家則季孫孟孫氏之所為也城莒父及霄皆魯邑莒父子夏嘗為之宰此年無冬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傳邾隱公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曰為不言所食漫也○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于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傳夫滅人之國其辠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辠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辠豹之不能死位而

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註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穀梁傳高寢非正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于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羊作軒○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註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霸之遺業至于景公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詩曰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公羊作蘧蒢○傳謀救宋也○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盟畔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于救也

邾子來奔喪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

○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于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穀梁作弋下同○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借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者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于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註諸侯會葬非禮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于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強弱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穀梁作稷乃古昃字○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辛巳葬

定姒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胡氏傳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冬城漆杜氏註邾庶其邑○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愚案城漆諜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来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隣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隣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辠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諜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卷十一　　宋　張洽　撰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註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胡氏傳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還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

衆遷其國而春秋略之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聖人以直報怨故議讐之輕重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辠辭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本務脩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于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于勾踐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郊牛下有角字○穀梁傳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志三月卜郊何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胡氏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成王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馬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襄陵許氏曰霸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于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襄

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矯奪無厭盖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于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陵弱之亂至于如此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氏註句繹邾地○劉氏傳云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盖自謂猶君矣○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辠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

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愚案蒯聵必無欲弒其母之事二劉氏嘗辨之于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靈公惑于南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為實觀春秋再以世子書之則知蒯聵為無辠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輒據其位而與父爭立若以衛戚書則是蒯聵不得有其國故書戚而不繫之衛公羊所謂子不得有父者是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鐵公羊作栗杜氏註衛地在戚城南○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志乎此戰也云爾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四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杜氏註元年蔡請遷于吳今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胡氏傳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

覆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辠于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辠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知吳師入而委辠焉稱國以殺殺無辠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況于國乎使蔡昭必殺公子駟而後可免則寧亡國而已矣大正不渝此國鎮也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孫氏曰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齊國夏主乎圍戚也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乎

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誅其惡○襄陵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晋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矣○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為悅者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羊作開陸德明云避漢景諱也○杜氏註魯黨范氏故懼晋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馬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

欒黶帥師伐曹襄陵許氏曰宋始闚曺曺不量力而奸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氏註公子駟之黨○胡氏傳見上殺公子駟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襄陵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脩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弒○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

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胡氏傳案左氏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皋于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弒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于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不言弒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愚謂凡弒君稱弒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君上得皋於大國下無道于其民忠謀不用無皋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翩之事成于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于獨夫也餘祭稱弒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

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霍即盱也傳及胡氏註並見上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孫氏曰蠻夷猾夏久矣晉人執戎蠻子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皋之也蠻子赤何以名

夷狄也無辠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昌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杜氏註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范氏註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班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公羊傳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眦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又作芘○杜氏註備晉也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秋九月癸酉齊侯

杵臼卒杵公羊作處○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冬叔

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愚案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身死肉未寒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

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與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羊作葭杜氏註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州任城縣地也○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蓋四年鮮虞人納荀寅于柏人云

吳伐陳 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復

侵陳偤先君之怨也今吴伐陳復偤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愚謂夫差修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愚謂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故名以辠其不忠也

叔還會吴于柤

柤見襄十年註○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吴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吴好也吴楚之邦可以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吴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吴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

逃讐亦不如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辠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辠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

傳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

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絕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程氏傳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或問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愚謂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其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欲立其位而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羊作舍○傳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

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杜氏註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辠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弑君之辠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辠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案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吴于鄫 鄫即舊鄫國杜氏註今琅邪鄫縣○傳公會吴

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今案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于始而遺患于後日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弗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

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内曰以來内外之別也○劉氏曰邾子益何以名賊之也賊之奈何虜服也○胡氏曰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曷為不諱以其不念舊惡能去之而不積歸邾子益于邾則有改過遷善之美而前惡不足以累之故于此書而不諱見聖人道隆德盛而待人之弘且厚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宋人圍曹鄭

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吳伐我傳吳為邾故三月伐我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

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于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胡氏傳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强偷生旦夕至于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杜氏註在東平剛縣北地譜今兖丘龔蛇縣也○程氏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襄陵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謹案

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傳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程氏傳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杜氏註縣屬陳留今屬開封○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于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

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夏楚人伐陳傳鄭即吳故也秋宋公伐鄭杜氏註報雍丘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胡氏傳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辠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辠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辠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辭師于吳是變之正

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無者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襄陵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

夏宋人伐鄭襄陵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脩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襄陵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辠

五月公至自伐齊師氏曰公會夷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夷公羊作寅

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傳冬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来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辠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辠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辠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東狄則辠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吳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辠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爾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横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獨以號舉深著楚辠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乗桴浮海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或問春秋幸吳之救而不以人及師書之何也愚謂宣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國者也楚猶近于中國也故春秋于楚免其夷狄號舉之稱定

哀之時吳主中國也吳純于夷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嗚呼茲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傳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

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筴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為受之奈何蓋伐喪也○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

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袁頗出奔鄭

袁左氏穀梁作轅○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袁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

首三千以獻于公○劉氏意林曰夫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馬耳國書之用齊也内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主與吳戰不為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

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何氏註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于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胡氏傳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

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逵于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愚案田賦之實不書其詳于傳獨孔子言以丘足矣可見加賦于古合何氏許氏之說觀之可以得春秋之旨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氏註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姓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吳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

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胡氏傳昭公不謹于禮欲結好強吴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别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于廟不書於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于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而亂男女之别哉廹于強吴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流于同姓相奸而不辭也

公會吴于槖皐槖音章夜反一音託

槖皐吴地杜氏註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地譜云逡遒故城在今廬州慎縣東南○傳公會吴于槖皐吴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

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公羊作運○杜氏註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地譜吳地海陵今泰州城下○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宋向巢帥師伐鄭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

邑丙申圍宋師冬十有二月螽公羊作螺○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氏註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邑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泰山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夏許男成卒成公羊作戌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黄池晉地杜氏註陳留封丘縣南有黄亭近濟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黄池○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夫差于黄池六月丙子越子代吴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吴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

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辠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外傳吳語曰夫差會晉公午于黃池越王勾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志請王厲士以奮其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秣馬食士夜中命服兵擐甲陳士卒百

人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陣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為帶甲三萬以勢攻昧明王乃秉桴親鼓三軍皆譁釦以振旅晉師大駭不出乃令董褐請事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晉負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孤之事君與不得事君皆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使褐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則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君命長弟許諾吳王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

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襄陵許氏曰兩伯之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穀梁傳黃池之會吳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合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廬陵李氏曰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之說公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所載為詳但所載尊周室之事蓋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黃池之會左氏傳以為先晉而外傳乃謂夫差以三萬兵脅晉而先之二者將孰從哉愚以春秋書法及事理考之外傳之說

是也何也春秋未嘗許吳也而此會特書吳子若夫差無能改于其德因為越所敗而先晉則不書晉侯及吳子矣考之經會吳始于鍾離自是至槖皐凡七會吳至此乃特書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誠以夫差易王而稱公耳夫去其王而稱公此齊桓之所不能行於楚者也而夫差稱吳公以會春秋以其尚存周室是以爵稱之而異于他日會吳之書也不然黃池之去槖皐一二年間耳春秋安得遽予之哉或曰夫差迫於越之禍不得已而從耳孟子曰有人于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聖人予夷狄之改過遷善立法以垂世豈必窮其不得已之意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傳見上○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又曾子曰戒之戒

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子曾子其言豈欺也哉○薛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忘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于外此越所以霸諸侯乎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無曼字脫也○許氏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閒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損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

葬許元公○九月螽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為農災

又非冬十有二月之比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案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盜殺陳夏區夫區公羊作彄十有二月螽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為司歷之過此歷不時革之故與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于二年而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于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歛之顛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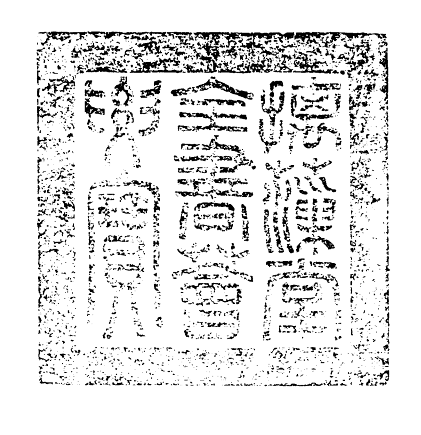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曰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詩釋文麟麕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愚謂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為畜包犠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凰儀周公告召公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凰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于周末而麟見于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

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数之不偶囘異于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于鉏商而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其大且廣者如此則凡小且徧者何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賛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晋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　其至動至賾之不齊而聖人

何以一之哉曰仁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紀綱
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
書于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
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

春秋卷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趙友彬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